

成都话的“哇”和“嗦”

陈振宇¹ 陈振宁² 杜克华³

[1.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3. 国家开放大学 (成都)]

提 要 本文对比了成都话的语气词“哇”“嗦”和北京话的语气词“吗”，认为前两者在一起承担了“吗”的功能，但是“嗦”与北京话的“吗”用法更接近，主要表示语用否定，也可表示揣测问；“哇”主要表示揣测问，也可表示语用否定。“哇”源于历史上的中性询问，在失去中性询问的功能后，成都话的“哇”和北京话的“吗”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其根本原因是“哇”是弱意外，而“吗”是强意外。“嗦”则是由领悟标记直接发展为意外标记。

关键词 “哇” “嗦” 意外 语用否定 揣测问

1. 概况

1.1 问题的引入

本文是基于北京话和成都话语料的统计进行对比得出的成果。我们建立了由五部当代成都方言小说（约49万字）构成的语料库。北京话对比语料来自《我爱我家》。成都话疑问语气词的早期研究成果，请见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2001）。此外，近年来也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见杜克华、陈

振宇 (2015), 陈振宇、马宝玲、薛时蓉 (2015), 杜克华、陈振宇、陈振宁 (2017),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赵明节、杜克华 (2017), 陈振宁、陈振宇 (2020), 等等。

语气词研究的难点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 一个特定语气词的意义与功能十分模糊, 很难精确“定位”, 就像一团“意义云/功能云”, 弥散在一个或若干个语言子系统中。在两个相邻子系统的边界处, 常常存在与双方都有关的特征, 从而导致它们的交叉与冗余现象的出现, 由于这一“通道”的存在, 从一个子系统可以衍射出相邻子系统的功能。同一个例句往往同时存在多个侧面的解读, 来源不同的语气词也可能共享同样的功能, 从而造成“中和”现象。

第二, “测不准现象”, 即当先入为主从“疑问”范畴入手研究“哇”时, 会觉得有关例句都是或大多是表疑问的; 如果从“感叹”范畴入手, 则又会觉得它们都是或大多是表示感叹的。特别是基于自省材料以及不充分调查的方言研究, 更容易造成这样的被动局面。

就本文而言, 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 成都话的“哇”与北京话的“吗”。

早期的观点认为, 成都话中与北京话的“吗”字句最接近的是“哇”字句, 一些作者在转写成都话语篇时, 用“吗”来记“哇”, 这一做法有一定道理, 但也有麻烦的地方。

“吗”和“哇”曾经都是不同方言中中性的“极性问”形式, 但是后来中性询问功能迁移, 现在都主要是表达具有特定语用色彩的非中性问。当代北京话和成都话中, 最中性的极性问形式已经是“句末否定词疑问”或“正反问”形式。不过, 在成都话中, “哇”字句、句末否定词疑问句、正反问三种形式竞争, 局面比北京话复杂。

“吗”和“哇”都是句末语气词, 而且都不能在其后面再加其他语气词, 可能具有同源关系。二者不同的是, 当代北京话中有“吗”“哇”的区分, 后者来自“啊”, 但成都话没有“吗”只有“哇”(某些人受共同语影响有极少数“吗”的用法), 成都话的“啊”也不是一个强势的语气

词，北京话“啊”的主要功能（感叹）由成都话的“喔/哦”担任，与“哇”相去甚远。

第二，“哇、嗦”是否相当于“吗”。

成都话“哇、嗦”都是表示意外的语气词，但“哇”偏向弱意外，以表示揣测问（求证问）为主；“嗦”是强意外，以语用否定为主，但二者功能有交叉的地方。因此，更为准确地说，成都话是用“哇、嗦”与北京话的“吗”相对应。

北京话“吗”语料占北京话语气词全部语料的9.5%。在反问（语用否定）领域相当凸显，也可以表示意外，以及“要求对方做什么”和“通过疑问来告知”。北京话的“吗”本来是典型的疑问语气词，用来形成实现“无答案偏向疑问”的极性问句，但经历主观化的历时演变，清初以后就主要用于反问了（黄国营，1986），只是遗留了少数疑问和求证的功能。

成都话“哇”语料占成都话语气词全部语料的3.9%；“嗦”语料占13.1%。“哇”最重要的几个用法是表示意外，以及“通过疑问来告知”；“嗦”最重要的几个用法是表示意外，以及“要求对方做什么”和“通过疑问来告知”。

从这些用法分布看，在当代，成都话“嗦”与北京话“吗”更接近一些，而它们与“哇”相差较大。“吗”“嗦”与“反问”有更强的关联，但在揣测问（求证问）中很少使用（但不是没有），而“哇”占优势的是求证问。

下面是疑问功能的对比：

(1) (惊觉) 你这不是将我呢吗？(北京话以下简称“北”)

(惊怒驳斥) 清光白日的，你在装神嗦？！（成都话以下简称“成”）

(2) (没料到) 就是你高中那亲密战友？不是去美国了吗？（北）

(提醒) 那觉悟，能低得了吗？（北）

(不理解听者提议) 未必然你要把我带到北京去嗦?(成)

(气愤) 你还比得上他嗦?(成)

(3) (约定见面) (你) 是职介所介绍来的哇?(成)

(猜测) 这是棒棒娃他们家哇?(成)

下面看非疑问功能方面。“哇”在少数情况下可以用于祈使句(允诺句)和陈述句(有感叹意味)，“吗”“嗦”则不能这样，只能在极性问句中。

(4) (同意) 要得哇!(成)

你今天找我嘛，肯定是说吕娃的事情嘛，说哇，他后头咋个跟你说的?(成)

还是小风眼睛毒哇，好久都没穿过这么合身的衣服了。(成)

从这一点看，成都话“哇”倒是和北京话“吧”的功能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表示求证、祈使等功能。但二者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哇”主要是求证，表祈使等例句很少；其次，“哇”有不少表示意外的例句，而“吧”很少，“吧”的断言和辅助疑问功能则是“哇”所没有的。

(5) 揣测求证：你是老张哇?(成)

您是张厂长吧?(北)

要求：走哇!(成)

走吧!(北)

意外：你还没有来哇!(成) (“吧”不具有)

强调断言：也就是他们想赖账吧!(北) (“哇”不具有)

疑问句中辅助疑问功能：他究竟什么时候来吧?! 你说他到底来不来吧!(北) (“哇”不具有)

1.2 功能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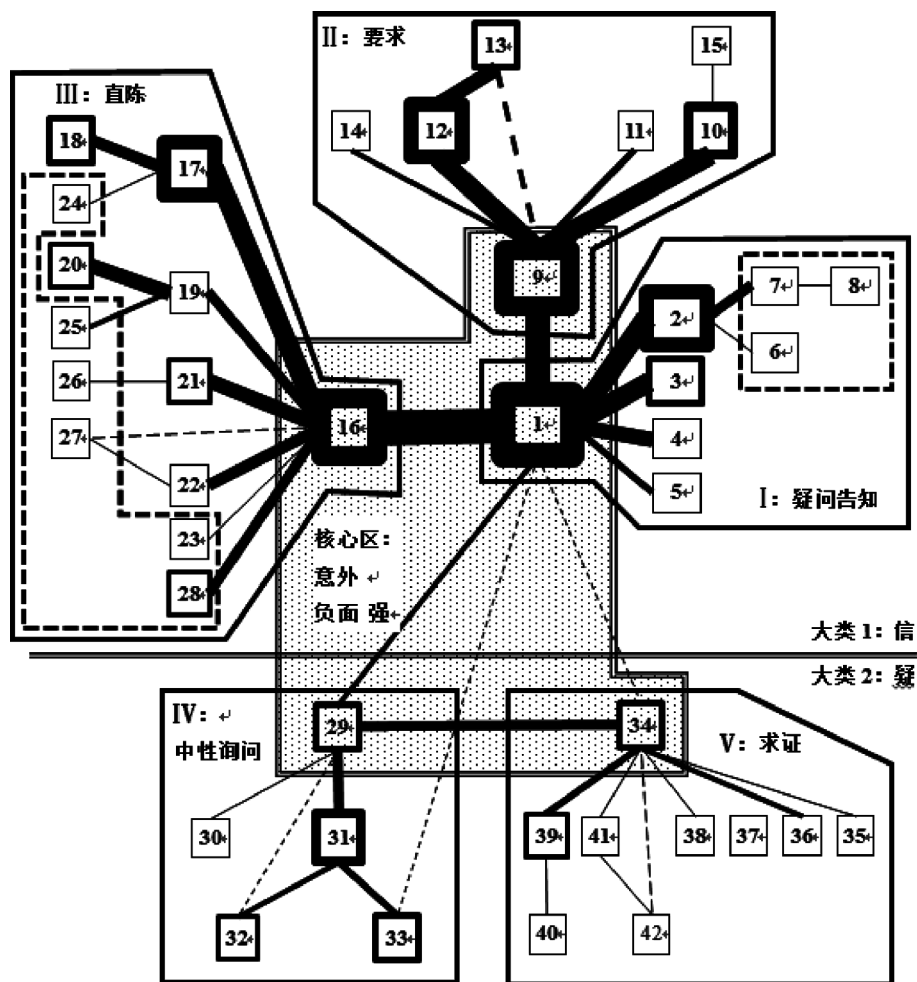


图1 意外类语气词语义地图 (引自陈振宁、陈振宇, 2020)

说明: 图中各个部分的功能分布如下。

核心区: 意外

I: 疑问告知

II: 要求

III: 直陈

IV: 中性询问

V: 求证

图中带数字的小方框，每一个代表一种例句的功能类型，共有 42 种。方框之间的连线表达这些类型之间的相关性，连线越粗相关性越大，如果没有连线则是说明相关性很小可以忽略。关联性的计算参看陈振宁、陈振宇（2020）的详细说明。这是“功能类型语义地图”，用于对各种例句进行自动聚类。

下面来看一下北京话“吗”，以及成都话“哇”“嗦”在语义地图上的各自位置，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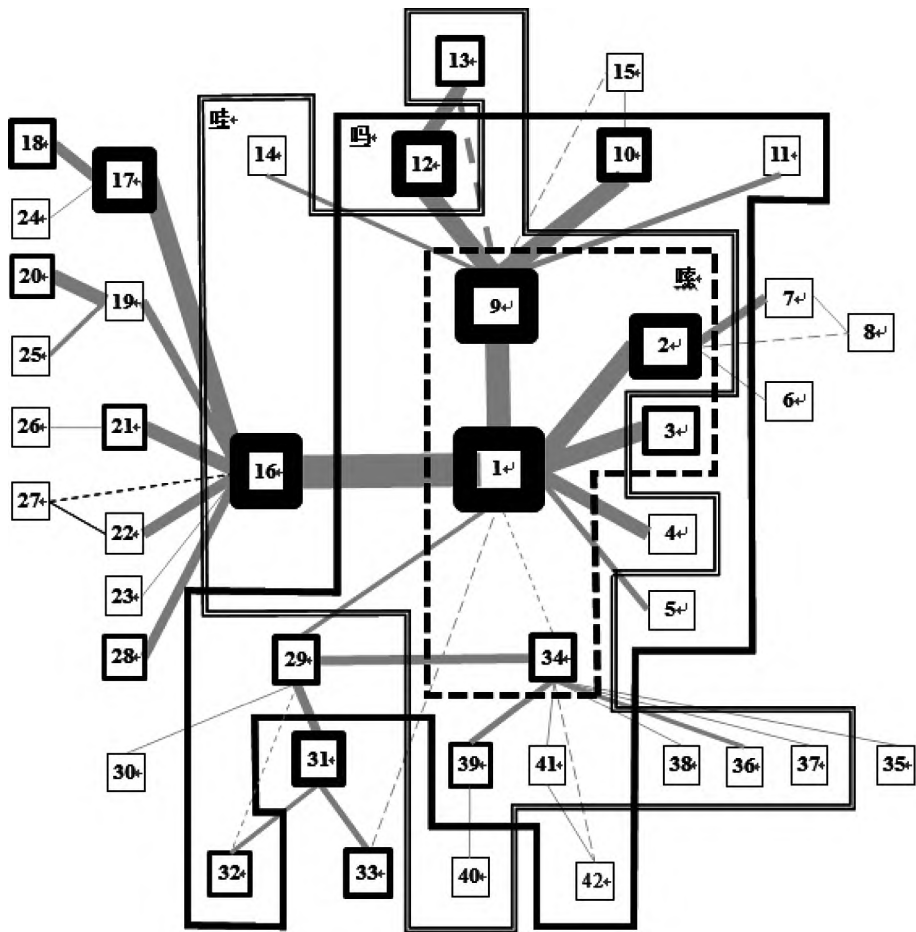


图 2 北京话“吗”和成都话“哇”“嗦”的语义地图（引自陈振宁、陈振宇，2020）

从表面上看，三个语气词重合的功能区域很多。但是经调查，这些区域中的例句数量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每个语气词的例句都有各自的集中区域，被称为“核心区域”，分别是：

吗（粗实线）：1 2 3 4 9 10 11

哇（双实线）：36 37 38 39 40 41

嗦（粗虚线）：1 2 3 9

2. “嗦”——从领悟到意外

2.1 领悟

张一舟、张清源和邓英树（2001）从四个方面描写了成都话疑问语气词“嗦”的语法功能：1）表示猜度或推测语气；2）有时可表恍然大悟；3）有时可表示不以为然、质问甚至挑衅的语气；4）构成反问，增强语气。这一分析基本覆盖了“嗦”的用法，但是各义项或用法之间的关系却没有阐明。

我们认为^①，“嗦”的基本功能是表示传信，即可能来源于句末的“说”，表示说话者听说了一个新的信息。这一功能需要用在特定的语境中，表达领悟意义。其他功能和用法都是从这里演化而来的。

首先是“领悟”（eureka）。袁毓林（2006）提出了“解反预期”的概念。解反预期语篇又可以分为解他人的反预期和解自己的反预期两种。后者指说话者自己产生反预期，自己来解除。例如：

（6）[原来今天不上课嗦]（理由），我还说咋没人呢！

解反预期

①说话者发现没有人。

① 张耕有文章尚未发表，其中考察了“嗦”的传信的来源。

②【第一层预期结构】说话者对没有人感到惊讶：

条件 O 这里是教室 (隐含)

预期 P (M | O) (所以) 应该有一些学生在——认识情态
(隐含)

当前信息 P (M) 没有人在 (显性表达)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③【第二层预期结构】说话者发现新的条件，从而构成新的
预期：

条件 O 今天不上课 (显性表达)

预期 P (M | O) (所以) 没有人会来——道义/认识情态
(显性表达)

当前信息 P (M) 没有人在 (显性表达)

预期性：正预期信息

④说话者对自己先前的预期“应该有人”做了反驳，也就是
反对自己先前的预期。

可以看到，“领悟”的结构无法在语篇中分解为前后相续的两个预期结构，而是两个预期结构“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结构。其中，核心的部分包括两个小句或小句丛：一个是“领悟小句”；一个是“释然小句”或者“意外小句”。

“领悟”就是一般所说的“恍然大悟”“释然”，有以下语义结构。

I 说话者接触到事件 XP，并感到与常理或自己的预期不符。

II 说话者通过探索，或者是有别的信息传来，认识到新的条件 YP；YP 是 XP 的理由。

III 因此认识到 XP 是合理的。

领悟标记，即对新条件（理由）YP 领悟，如“原来”，张谊生（2000：45）认为它表示“溯源性释因”。方言中还可以使用特定的语气词，如成都话的“嗦”，引入新的理由（条件）：

(7) 今天是星期天嗦? 难怪街上人这么多。(张一舟等例)

我以为是哪个, 搞了半天是你嗦?(谢光跃例)

整了半天你们俩(个)是亲戚嗦?(刘艳梅例)

不对号入座嗦? 你先不先_{起先} 昨不说呢? 我还老打老实_{很老实} 等
倒喊号。(张一舟等例)

说话者看到街上有很多人, 不理解因何如此,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发现今天是星期天, 于是恍然大悟, 因为周日很多人会上街闲逛。

现在来看看“领悟”说的_{问题}: 如果“恍然大悟”是语气词“嗦”的基本语义功能, 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大量表释然的例子才对。然而调查事实却恰恰相反, 表释然的例子仅是少数, 比例仅为 2% 多一点。大多数的例子都是表示意外的。为什么?

2.2 意外

我们认为, 这是因为领悟标记往往会发展为意外标记。领悟与“意外”存在复杂的关系。按理说, 意外是凸显疑惑, 而领悟是表示疑惑的解开, 所以不应该会产生交集; 从整体上看, 这两个范畴是相互排斥的, 但在实际的语篇中, 领悟的确经常导致意外情感。如:

(8) 哇, 原来花竟然有这么多吃法, 而且由来已久!

哈哈! 原来你居然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啊!

原来你豁_骗我嗦?!

新信息虽然消解了原来的意外, 却打开了一个新的意外之门, 即我们发现新得到的信息也是令人意外的。如说话者看到用花做的菜品, 所以感到意外; 后来发现, 原来很早就有多种吃花的方法, 所以这些用花做的菜品没什么好意外的。但对说话者来说, 早就有很多吃花的方法, 这本身也是足以令人意外的!

普通话中的“原来”是否已经发展为意外标记，并不清楚（需要全面考察其用法和各种用法所占的比例），但是成都话的“嗦”已经发展为高度语法化的意外标记，占总例句数的63%。

- (9) “往哪走嘛？”程菲下车就问，因为她看见了一个菜市场。“就在那儿。”三娃的手指向了菜市场。程菲简直不敢相信：“菜市场去捡菜叶子吃嗦？”“啊，再去要两碗消水_{中午}饭嘛就解决了噻！”（《有》）
- 女人跳上车来念叨：有钱不挣，装莽吃象_{装傻}的！你开个耙【念 pa¹】儿朵的还要挑线路嗦？耙哥：哎呀，大姐，你不晓得，城里头一般去不得，拿给警察、城管逮到要洗白_{什么都没有}了！（《幸》）

“嗦”字句是疑问句吗？很有意思的是，以往的研究者大都在“嗦”字句后加“？”号，说明很多研究者是把“嗦”看作疑问语气词，把“嗦”字句看成疑问句的，更准确地讲，是把它看作所谓“反问”句的。

确实有些“嗦”字句会多少表示一些疑惑，似乎“意外”都有这一倾向，只不过是疑惑的强弱而已。关于这一点陈振宇和杜克华（2015）有所论证，后面我们会详述。

再看看所谓“反问”，长期以来，在“反问”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表示“质问、责难”等语气，是从“反问句”获得的。由于反问是从询问发展来的，所以一种形式有反问用法，则必有疑问用法。这正是以往研究者把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判断为疑问语气词的重要依据之一。

但这一点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我们认为，并非只有反问句才可以产生否定语义和“质问、责难”语气，陈振宇和杜克华（2015）说，“意外”本身就可以直接产生这一语用迁移，尤其是在强意外的情况下。实际上，“嗦”字句很难构成反问句，因为它的基本功能是表“领悟”，其本质是陈述与感叹，而“嗦”字句中最接近疑问用法的“求证”不但数量非常少，

仅占全部语料的 7%，而且疑惑的程度也很低。疑问用法既不充分，何来反问用法呢？

正确的处理办法是把“反问”和“语用否定”区分开来。“反问”来自疑问形式，是用疑问形式表达语用否定，但是语用否定并不一定使用疑问形式，还可以从意外标记直接获得语用否定功能。因此，“嗦”并非真正的疑问语气词，也就不是反问标记，“嗦”是意外标记，其语用否定功能来自后者而不是疑问。

3. “哇”从中性询问到倾向性询问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2001）较为详细与系统地描述了“哇”的各种功能，首先把它归入“疑问语气词”，认为它类似于普通话中的“吗”；另外，它常用于是非形式的反问句，表责备、反诘；有时还表示征询意见（实际上是提出建议），含有较多委婉的祈使语气；它还可以用于选择问的前支之末。

因为早期研究采取的是卡片法和内省法，并且一开始就将“哇”看作具有“吗”的功能，所以基本上是根据“吗”的用法去调查“哇”。而杜克华、陈振宇、陈振宁（2017）根据语料库语料的统计，发现“哇”和“吗”的用法差别很大。

先来看看中性询问和揣测问的区别。“哇”的确有中性的极性问用法，但并不是成都话唯一的中性询问形式；揣测问则几乎必须用“哇”。下面是一个语感调查所用的测试表（见表 1）。

表 1 成都话“哇字句”测试表（引自杜克华、陈振宇、陈振宁，2017）

(背景故事一)张三到了一个地方,他不知道好友李四是否来了,于是问另一位人物小王:	
A. 李四来了没有? ()	B. 李四来没来喔? ()
C. 李四来了哇? ()	D. 李四来了嗦? ()
(背景故事二)张三听说李四有可能要到外地开会,于是问李四:	
A. 你是不是要去开会? ()	B. 你要去开会哇? ()
C. 你要去开会嗦? ()	D. 你要去开会嘛? ()

杜克华、陈振宇、陈振宁（2017）回收有效问卷 48 份，测试结果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哇字句”表疑问的测试结果（引自杜克华、陈振宇、陈振宁，2017）

	A	B	C	D
背景故事一	15	13	20	0
背景故事二	0	47	1	0

通过询问老人，发现老成都话中用“哇”表示中性询问更为普遍，但是最常见的中性询问还是句末否定词疑问句和正反问句：

- （10）你明天来不来？——你明天还来哇？（“哇”字句有猜测你会来的意味）
吃饭了没有？——你吃了饭哇？（“哇”字句有猜测你已经吃
了的意味）

下面的句子各自语感有差异，但绝不是所有或大多数人认为其是中性询问：

- （11）“喂，晚上吃鱼哇？”我给吕娃发了一条短信，没想到刚发出去，手机收到了吕娃的短信，内容只有一个字……“鱼”。
（《上》）

揣测问是“哇”的主要功能，如：

- （12）啥子呢，你喊我哇！
对方把我盯了两眼，不敢确认地问我：“你……你是王微微他们哥哇？”（《声》）
见粉丝妹跑了过来，帮到搬桌子，棒棒娃开起了玩笑：粉丝

妹，你们爸是不是又去把你们妈柳倒，当超级耙耳朵去了哇？（《幸》）

洗脚妹大加恭维：师傅，你唱的啥子喔，好好耍喔！甘江斗越加兴奋：还好听哇，我们还是有点艺术细胞喔！（《幸》）

有时候真的说不得，刚骂完她，电话就响了，是个陌生电话。“喂，帅哥x哇？猜猜我是谁啊？”标准的川普在我耳朵旁边响起，一听声音就晓得是她。（《上》）

王宝器：这样子不多于好喔，有点像啥子婚托哇！张大姐：咳，管它啥子婚托不婚托，你就把它当工作！哎，见一次面，一包烟钱加一顿饭钱，一共20元，干不干！（《幸》）

王宝器：凤姐、江斗，我，我简直，我简直有苦倒不出来啊！甘江斗：我帮你说嘛，英雄无用武之地嘛！想说这一句哇。（《幸》）

很多揣测内容实际上就是说话者已经肯定的信息，几乎没有什么疑问的意味，也不需要对方回答，如例（12）中最后两例。

另外，表疑问的“哇”字句可以在谓语前自由地加上“是不（是）”形式，这可能是因为“是不（是）”已经词汇化，表示揣测语气了，例如：

（13）是不是你喜欢他哇？

你是不喜欢这件衣服哇？

揣测问进一步发展，可以发展出表示打招呼、邀请、威胁等语用功能，如：

（14）三娃捂着鼻子穿过油汪汪的猪肉铺子，上了楼来便看见了很多很多人，很多打麻将的人。尽是一些爆烟子老头和无所事事的姆姆们。“耍哇？”一姆姆边搓麻将边头都不抬地

问三娃。(《有》) ——打招呼/邀请
店老板：嘿，你还嘴嚼呢！工钱，火钳喔！耙哥：不给哇！
老子去劳动局和消费者协会告你！(《幸》) ——威胁
你MDP，出来就遇到这种瘟神，想搅黄老子的好事情哇？
(《声》) ——威胁

为什么北京话“吗”在不表示中性询问后，倾向于表达反问（否定性疑问，也即语用否定功能），而成都话“哇”则是倾向于表达求证的揣测问（肯定性疑问，也即 XP 有可能为真）？

4. 强意外和弱意外

陈振宇、杜克华（2015）提出了“意外三角”理论。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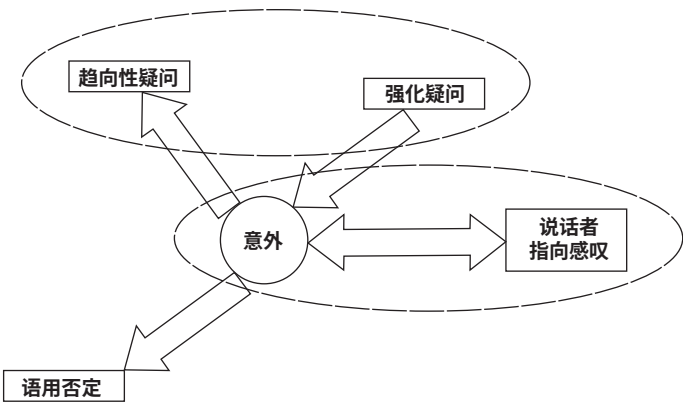


图 3 意外三角关系

其中有条关于意外的语用原则：
感叹 + [特征] 强意外 → [主] 语用否定 + [次] 趋向性疑问
感叹 + [特征] 弱意外 → [主] 趋向性疑问 + [次] 语用否定
强意外主要会导致产生语用否定功能，其次则是揣测问（原文称为

“趋向性疑问”)，当前者凸显时，常被当成所谓“反问”功能，而在特殊情况下，揣测问会凸显出来。

弱意外指对命题有基本的肯定态度，只是它稍微有些出人意料，所以需要对方予以证实 (confirmation)，因此主要会导致揣测问；揣测问并非中性询问，而且同时有一定的语用否定功能 (感到非常规或不合理)，使人多少发出一些感叹。

成都话“嗦”是强意外，“哇”是弱意外：

(15) 你豁_骗我嗦?!

你 (是不是) 豁_骗我哇?!

两句都有领悟新信息的功能，但是语气强弱不同。

“嗦”字句的强烈意外导致了说话者的负面情绪，因为他认为“你不应该骗我”，所以他说这话就具有谴责对方的意味。这是以“语用否定”功能为主。

“哇”字句中，对自己的猜测“你是在骗我”不敢完全认同，需要对方证实。这是“疑惑”，即以揣测问为主。

不过，语气词在使用中会出现所谓“中和”的现象，即双方都向对方的功能转化：“嗦”字句也有疑惑功能，但是疑惑功能不是主要的，语用否定才是主要的；如果说话人的疑惑真的比较重的话，在成都话中应该用“哇”字句而非“嗦”字句，甚至还可以再加一个“是不 (是)”，这也是表示疑惑的，已经规约化为一个表示揣测的副词，可以说成“是不”。同理，“哇”字句也经常有语用否定功能，有谴责意味，但这也是比较弱的，意为“我还不相信你真的在骗我”。

强弱意外的差异，导致两个语气词会有同样的功能，都可以表达疑惑，都可以表达否定，但是各自的倾向性存在巨大的差异，反映在语料的数据上有很大差异。语料的统计如表3所示。

表 3 成都话“哇、嗦”和北京话“吗”的资料

单位：个； %

	以语用否定为主的例句	以揣测问为主的例句
“哇”字句	54/43.9	69/56.1
“嗦”字句	85/89.5	10/10.5
“哇/嗦”平均	69.5/66.7	39.5/33.3
“吗”字句	71/80.7	17/19.3

总体来讲，意外导致的语用否定（反问）是主流，比揣测问更为强势。所以“哇”字句的揣测用法仅比否定用法多一点，而“嗦”字句和“吗”字句则是压倒性地表达语用否定。

“嗦”的语用否定功能，体现在它主要是表示“不合理”意义：

- (16) 老子们晓得遭烧_被了，谢婷婷在则旁边吼：“老板儿，你咋个数的哦，我们不可能吃了那么多，你不要乱整_弄哦，烧_骗我们嗦，都是老买主得嘛！”（《声》）
- 凤姐走回家里客厅。棒棒娃：妈，你刚才又在外头点_惹了他嗦，他回来又鬼火冒，还闹到要出去找门道！

“嗦”一般不与其他疑问语气词、疑问副词共享，这些都证明“嗦”的本质是非疑问的。“嗦”字句经常与消极情感词共现，如与“硬是、你以为、等于”等评价性的成分共现，而且主要表达消极的情绪。例如：

- (17) 你以为我昨天出去耍了嗦？
- 你明天硬是要就走了嗦？
- 你硬是不吃了嗦？

语用否定的“嗦”字句不能加上“原来₂”，但几乎都可以自由加上表惊讶责备的“乍个_{怎么}”。因为“原来₂”凸显“悟”的意义，而评价句则主要凸显“责备”的意义，如：

(18) * 原来发票不晓得骚_{胡乱}写嗦!

发票乍个_{怎么}不晓得骚_{胡乱}写嗦! 乍个_{怎么}发票不晓得骚_{胡乱}写嗦!

* 你原来硬是不听话嗦!

你乍个_{怎么}硬是不听话嗦! 乍个_{怎么}你硬是不听话嗦!

当“乍个”句后面接语气词时，主要是用“嗦/喃/哦”等，但是也有极少数用“哇”的。

(19) 三娃摸着敲痛的脑壳，不甘心的又说：“你就晓得说我，你呢？一说起刘寡妇咋个就闷起不开腔了哇？”（《有》）

“嗦”字句经常与“等于”共现。

(20) 说啥子音乐又不能放大声了，桌子板凳不要摆到门口了，还给老子说啥子看到操外地口音，样子像是来开会的代表如果到我们铺子了，要文明接待，要打折等等。我心头想，还要不要给他们安排点额外节目嘛，说这么多捞球（粗话）哦，等于参加论坛的代表就不是人了嗦。（《声》）

“这个样子嘛，既然是你女朋友，当到我面舌吻一下，没得问题噻，我当见证人嘛。”“嘿！凭啥子亲给你看喃？等于你喊亲就亲嗦！”（《上》）

我又不得柳到你费_{缠着你不放手}，等于你还怕我古到一定要找你和好把这个事情捅出来唆？（《上》）

说话者的观点是“参加论坛的代表也是人”，“不是你喊亲就亲（所以我们现在不亲）”等，这与句中的表述正好相反。

我们来看看“他反预期触发语”“等于”。“等于”本是一个判断动词，意同于“是”，它与动词性短语“等于说”功能一样（这二者谁从谁来尚不

清楚)。在成都话中，它们处于句首位置（前面可以有主题、时间等少数成分）时，会发生进一步的语法化和词汇化，形成“等于（说）×”结构，表示说话者突然发现×的内容是听话者的认识或预期；与此同时，表示说话者对这一推测感到意外，并且认为听话者的认识或预期绝对是错误的，不会成真。如：

(21) 我 RNM [粗话“日你妈”]，等于不买不行了，东西太烫了，那个铺子他有股份嗦？（《声》）

成都话是最正宗的四川话噻！等于（说）这个还有疑问？（网络语料）

给她打电话要去她那，直接给老子说她耍朋友了，上次又说屋头有人，日 [粗话]，等于你喊过来就过来？老子偏不理你。直接删除短信。（《上》）

徐炽喜（2008）对普通话中表示等同、因果、条件、假设及其他相关逻辑语义范畴的“等于说”做了描写。成都话中也有相同用法，不再详述。令人惊奇的是，徐文倒是提到了普通话中极少数“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的例子，如：

(22) 她正色道：“想想看，你是一个会唱歌又会跳舞的木乃伊。”
“你说得我也恐怖起来了。”他耸耸肩膀，“你等于说我是个行尸走肉，你骂人的本领真高。”（徐炽喜，2008 例）

当“等于”句后面接语气词时，主要是用“嗦”，但是也有极少数用“哇”的，其中有的例句有揣测意味，如下面第二句：

(23) 啥子呢？八九十万，你疯了嗦，老瓜娃子，买那么贵的捞球_{干什么}哦，等于八九十万的就不是四个滚滚儿一个壳壳了哇？

你钱用不完了嗦，拿来我帮你烧噻。(《声》)

粉嫩胖头陀又把杯子举起来要敬我，我说：“咋子^{做什么}哦？老子我这儿都连到^{接连}扯^喝了三杯了，等于你们看老子摆故事摆得口干了哇，紧到^{一直催促}喊老子喝，来哦，一起整！”(《声》)

这正反映了前面说的“中和而倾向不同”的语用原理。

“等于……嗦”除了表示强烈的意外，也表示一般的意外，这时就是揣测问的功能：

(24) 过了你妈半个小时，何胖娃才按起来，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妈哟，等于这个批[粗话]娃娃给我两个一样，都是中午才起床的嗦？(《声》)

吃饭的时候，我问李晶磊，我说：“李老师，你不是说换车就可以换命格得嘛，等于你给我换的命格就是打架割孽^{吵架}的命格嗦？”(《声》)

我们再来看看韵律问题。

赵明节、杜克华(2017)说，“哇”有两个读音：一般表疑问时，读阴平 [wa⁵⁵]；在祈使与陈述用法中，又可读为阳平 [wa²¹]。二者有时是自由变体，仅有语气强弱的差异，有时则又似乎只能读阳平。

(25) 亲爱的，我决定亲自陪你去一趟，就是脚板跑大，眼睛挑花，也要给你买倒巴适的！哎，耙哥，宝器，一起去哇！(《幸》)——阴平/阳平

徐烂问我晚上咋子，我说没得安排，他说那好，反正怕余震，回去也睡不稳当，约几个人出来到九眼桥酒吧头躲地震去，我说对哇，正好我也去九眼桥上一炷香。(《声》)——阳平
事后，三娃在小凤住过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件崭新的浅色条纹

T恤，他晓得那是小凤买给他的。因为那个尺码就像是专门给三娃定做的一般，三娃叹了一口气：还是小凤眼睛毒哇，好久都没穿过这么合身的衣服了。（《有》）——阳平

晚上回来，我婆凶神恶煞地要膨过来打我，我“嗖！”就钻到对门坡上去了。我婆在下面哭起哭起地骂：“死娃娃噎死娃娃噎~我刚刚赶场买了付新蚊帐噯~是还没下水就遭你绞了咚大个洞哇~!”（《声》）——阳平

“哇”还有祈使用法，“哇”是非问有时与猜想、询问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用于祈使。在祈使句中，“哇”有两个读音：读为阴平 [wa⁵⁵] 时，“哇”字句有征询意见、委婉地提出建议的意味。如：

- (26) 走累了，歇哈哇？
咳得这么凶，吃点药哇？

但当读为阳平 [wa²¹] 时，“哇”已进一步虚化为纯粹表祈使语气的专用形式了，没有礼貌性了。如：

- (27) 走哇！还挨_{磨蹭}什么？
说哇，他后头咋个跟你说的？

阴平“哇”字句的韵律模式也有强、弱两种，随句子语义内容而变。在中性语境中，“哇”字句读得较轻，语气较弱，以表示询问为主；当句中有特定语用倾向的成分时，“哇”字句常重读，与询问无关，而是表示说话者的主观评价与感情，如负面感叹、中性感叹、否定评价等，语句通过推理得到否定意义，或者是对命题真假的否定，或者是对事件合理性的否定，以表达不服气、不满、埋怨、谴责、嘲讽等情绪。如：

(28) 你的眼睛未必不好哇？ 那么大的字也看不清楚。

现在看来，那二年的妹儿也没得几个吃素的，你以为你把人家豁_骗到了哇？

赵明节、杜克华（2017）说，成都话语气词大多读阴平或阳平；大致来讲，表达疑问功能倾向于用阴平调，而表达非疑问倾向于用阳平调，虽然也有例外。“哇”的两种韵律模式正是其功能在疑问和非疑问中分布的反映，而“嗦”[so²¹]读阳平，表明“嗦”的基本功能是非疑问。

最后，看看“吗”的用法，也有揣测问和语用否定用法，但以后者为主。

(29) 揣测问：（惊讶）她老人家还健在吗？ 打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记得她是个老太太……

(30) 语用否定：

（自语）我学……我学得会吗我？！

（惊讶拒绝）这还用介绍吗？

（劝阻）去街道工作……您受得了吗？

（没料到）就是你高中那亲密战友？不是去美国了吗？

5. 特殊的修辞性用法——假性求证

语气词在表示感叹时往往“殊途同归”。“哇”和“嗦”都发展出发达的感叹功能，表示语用否定。它们共同具有的一个常见用法是“假性求证”，此时二者不再具有差异。

杜克华、陈振宇（2015）说，“假性求证”即说话人心中已有相当肯定的答案，其实不需要证实；说是问倒不如说是一种言语技巧，故意虚构一个“不可能为真”的情况，然后向对方求证，目的是试图对对方产生影响，或引

对方接话。这种“不可能为真”的情况，是一种带有强烈情感情绪的“荒唐”的情况，也是对某方（可以是听话者）的强烈的褒贬（以消极情感为主），但往往又不是真的褒贬，而是调侃，即通过褒贬进行的戏耍性言语行为。

“嗦”的此类例子很多：

- (31) “哪个李威佟啊？我 Ri 哦，这么多美女你不关心，你关心他咋子_{干什么}？啥子意思哦，建哥取向倒拐_{转弯}了嗦？”李晶磊笑起来（笑着）问我。（《声》）——调侃对方是同性恋，其实都知道建哥不是同性恋。

“回来给你说哈，我就给你说一下，这个是我成都号码，哈哈，拜拜……”“等到，你头像上那个男的是咋回事？又有人捷足先登了嗦？你这个样子要不得哈，给他说一下，要尊重公共秩序，要跟你耍必须先等我跟你耍分了才得行。”（《上》）——调侃对方又和男人发生了关系，其实都知道她不可能这样。

哎哎哎，那个妹儿，立到那儿当电线杆嗦！几下站过来。（《有》）——调侃对方是电线杆，其实人不可能是电线杆，这里是讽刺和责备对方。

“哇”的例子也有很多。

- (32) 也怪，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把靠背给她一放，她还真的配合，我还没动，直接把脚抬到我脑壳边上，老子心头在想，你是在采阳补阴哇？（《声》）——调侃对方的挑逗行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采阳补阴。

当富太太还烦？你可能一天到黑烦到起乍个把钱用得完哇？（《有》）——调侃对方的烦恼是钱太多，实际上对方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装嘛装，果果嘛，回来了嗦？现在才联系我？想起我了嗦？
你可以哦，你过得是外星日历哇？说的一个星期，这都20多天了，我每天都看到日历在倒计时哦，我还以为你坠机搞了个机毁人亡，结果每天看网上又没得坠机的消息的嘛。
（《声》）——调侃对方的一个星期很长，实际上没有人会过外星日历。
“啥子意思，你要给我的福美来加翅膀儿哇？”老子逗他。
（《声》）——调侃对方要给车加翅膀，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你个老瓜娃子，凉山州里头也地震了哇？那么早就给老子打电话！？（《声》）——调侃对方遇上了地震，所以一早起来打电话，实际上根本没有地震。

6. 结语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成都话中的两个语气词“哇”和“嗦”的功能和表现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将它们与北京话的语气词“吗”做了对比分析。虽然“哇”和“嗦”加在一起，大致与“吗”相当，三个语气词功能上也有不少中和的区域，但是它们各自的功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嗦”和“吗”较多地趋向于表达语用否定功能，只不过“吗”的语用否定来自原来的中性问向反问的负迁移，而“嗦”的语用否定直接来自“意外”范畴；“哇”虽也有不少语用否定的功能，但更多的是表达揣测问（求证）。

以往的汉语语法研究，过多地强调研究者的自省，强调功能边界的确定，强调最小对比对，但是一些与主观性有关的语法范畴并不符合这样的“机械”的语法分布观念。它们具有模糊性、趋向性和中和性，汉语语气词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实际上并不能找到一个硬性规定的边界把它们区分开来，而是以一种概率性的趋势分布，需要用定量的方法来详细地描写这种概

率分布，从而把它们的异同两个方面都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长期以来，我们都试图发展这样的概率分析手段，对汉语方言的语气词做一系列尝试，本文是对这一方面成果的最新总结汇报。

参考文献

陈振宇、陈振宇：《基于语义地图的北京话和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类型比较》，《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陈振宇、杜克华：《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5期。

陈振宇、马宝玲、薛时蓉：《从汉语角度看极性问的类型学性质——真性极性问形式与疑问语气成分的区别》，（台湾地区）《清华中文学报》2015年第14期。

杜克华、陈振宇：《成都话语末语气词“嗦”——“领悟”范畴及其功能》，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主编《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五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杜克华、陈振宇、陈振宇：《成都话“哇”字句语用功能的形成》，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主编《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七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

黄国营：《“吗”字句用法初探》，《语言研究》1986年第2期。

徐炽喜：《浅析“等于说”》，《现代语文》2008年第5期。

袁毓林：《论“连……都/也”的主观化表达功能——兼析几种相关的“反预期”和“解—反预期”格式》，（日）《中国语学》2006年第253期。

张谊生：《现代汉语虚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成都方言语法研究》，巴蜀书社，2001。

赵明节、杜克华：《成都话的疑问句》，陶寰、陈振宇、盛益民主编《汉语方言疑问范畴研究》，中西书局，2017。

WA and SUO in Chengdu Dialect

Chen Zhenyu Chen Zhenning Du Kehu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modal particles WA and SUO in Chengdu dialect with the modal particle MA in Beijing dialect, and believes that the former two together assume the function of MA. But SUO is closer to MA, mainly expressing pragmatic negation, and also some examples of speculation questions; and WA mainly means speculation and also means pragmatic negation. WA comes from the neutral question marker in history. After losing the function of neutral question, WA and MA develop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basic reason is that WA is a weak mirativity marker, while MA is a strong mirativity marker. SUO is a sign directly developing from eureka marker to mirativity marker.

Keywords: “WA”, “SUO”, mirativity, pragmatic negation, speculation